

我的梦高考

中海光

也不知是哪根神经通了电，那天我坐在田埂中央的一条小水沟旁，突然觉醒，发现这样下去不行，再不努力就走不出小镇了。虽然我很热爱自己的家乡，但现在有高考了，为什么不拼一下，到外面看看世界呢？

那时，夏天的炎热刚刚散去，秋天正捧着片片金黄到来，已经进入高三了，我开始舍弃流浪和玩耍，渐渐安下心来看书、解题。

当我暗下决心要拼一次小命的时候，传来了一个喜人的消息：高考录取率要增加0.5个百分点。学校里顿时沸腾起来，仿佛那提高的半个百分点就是给自己的一次机会，于是不少同学也像我一样立下了军令状，说是“要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”，其实也是为自己的伟大梦想而奋斗。大家都在较劲，白天装着无所谓的样子，到了晚上个个精神抖擞，生怕比别人少做了一道题，当黑眼圈暴露了自己的努力时，大家心照不宣一笑。

我当时在一个小镇上读书，获取到的信息不多，能得到一套外地的试题就像捡到了一块金子那般欣喜若狂。有一次参加县里组织的化学竞赛，我得了三等奖，奖品是一本上海的有机化学复习资料，我高兴得彻夜难眠，恨不得一夜之间把那本书看完。可好事无常，还没等我看到一半，那本资料就不翼而飞了。我很伤心，仿佛天上掉下个馅饼，还没落到我的嘴里，就被天空中的妖怪一口吞没了。

没别的办法，只好多跟老师请教，除了向自己的任课老师询问外，还去找其他班的老师求教。我们学校理科有一个快班、两个中班、三个慢班，文科有一个快班和一个慢班，快班的老师不认识我。但老师见到肯学的学生都很高兴，看我可怜巴巴的样子，会把一些多余的试卷送给我。

文理分班时，我本想买文科，除了对理化有畏难情绪外，也是因为喜欢历史。可家里人不同意，他们说，你要是学点物理、化学知识，将来考不上还可以回来摆地摊修单车，在田地上施肥也知道按比例搭配，有机会还可以开开拖拉机。如果学文科考不上，你以后能干什么，写字能当饭吃吗？他们对文科的认识就是写字的人，当时社会上还有一句名言：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”我无奈，只好选了理科。

当时要考三天，考试科目包括数理化、语文、政治、英语、生物七科。七月的热浪里，我是糊里糊涂的，不像别人，考完了试题还记得一清二楚。全部考试结束的那天下午，老师把所有答案贴在旅店的过道上，让同学们认真查看，以便估分，接着填志愿。但是我哪里还记得那么多。

记不清就瞎填吧，填完了好回家。许多同学也和我一样，要么记不得自己的答案，要么就是知道自己根

本就考不上，但都来了，就过一下填报志愿的瘾吧，不论结果如何，清华北大必选一个，只是为了以后好跟人吹牛皮。

那年我们学校破天荒地有20多个学生考上了大中专学校，我是班里唯一一个考上中专的应届生。在一番轮流转的宴席之后，我踏上了外出求学的旅途。

那是一个社会对人才需求饥渴的年代，从中央到地方都喊出了“多出人才快出人才”的口号。我的专业是个实用型的学科，只读两年就毕业了。两年里我们学了二十九门功课，准确地说是一年半，因为还有半年是实习。

很快我们就毕业了，分配工作后，我觉得自己还年轻。那个年代是七岁入学，九年义务教育是指小学五年、初中两年和高中两年，到我读高中时改成三年，加上两年中专，我工作的时候才十九岁。

我想要再提升一下自己，同时也是对高考结果的不服，总觉得自己应该还可以考得更好一点，于是又动起了回炉参加高考的念头。

那时读书有助学金，助学金家庭按贫困程度分甲乙丙等，我家八口人，因为父亲有45元的工资收入，所以只能得丙等的助学金，每月8元。我刚毕业时有42元的工资，如果再去参加高考，没人负担我的生活费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恋爱了，对象就是那个帮我找到所有高中课本的女孩。在面包加爱情与艰苦的高考之间，我选择了前者，放弃了重新高考的打算，因为重新高考就意味着重新分配，那样有可能与心爱的人分离。

但我还是念念不忘高考，之后陆续读过电视大学、网络大学，还自修过法律。我最后一次萌生重新参加高考的念头是因为儿子考上了大学。

前几年，儿子要去读大学了，我们原本希望他选个区内或邻近省份的大学就读，可他偏要去上海，用他的话说就是“不到北上广飘一飘，枉为二十一世纪的白猫黑猫。”说得我都觉得自己白活了大半生。我又一次发誓要重新出发，再做一次高考的“发烧友”。

儿子为我鼓掌，老婆为我加油。儿子把他的高考复习资料推到我的面前，这可是我当年梦寐以求的“财富”啊，可惜当年没有这份，现在有了，我激动得有点手抖。儿子看着我激动的样子说：“怕了？”我怕，我怕什么。儿子接着把一张白纸和一支笔递到我的面前，“你先默写几个单词，看看自己还剩多少功底，再作复习计划。”

我撑着下巴，把笔头捏碎，才憋出一个“book”，儿子笑了，拍了我的肩膀：“老同志还是服老吧。”

我愤然而起，就是不服。想当年，高考英语只占30分，我好像只考了三五分，这是我的软肋。

看来，现在我虽然在大学里工作，但我永远也进不了大学的门了。



高考回忆录

编者按：

随着“热度”的持续提升，一年一度的高考也即将开始。提起高考，你的脑海是否会有特定的记忆涌现，是桌子上成堆的试卷，还是窗外此起彼伏的蝉鸣，亦或是为梦想奋斗不止的自己。《盘古副刊》诚邀4位本地作家，以走心的文字讲述那段青涩而美好的岁月，为广大考生加油鼓劲。

在你身边读大学

黄庭凯

填报志愿，海宝就去了省城，在一家烧烤店打工。爸爸问：“考得怎么样？”海宝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没问题。”

夜里在烧烤店工作，白天就在爸爸的床上休息，如果爸爸上夜班，父子俩就一起挤在一张床上。在海宝的记忆里，能听到爸爸呼噜声的日子，屈指可数。妈妈早逝，从他读小学开始，爸爸就一直在外打工。过年回来，爸爸给海宝讲外面的世界，海宝十分向往，说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，去省城打工。爸爸语气严肃地说：“不行，你要去读大学。”

“去北京、去北京，不就是去北京吗？简单啊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带你去北京……”这天晚上，已经是凌晨了，客人渐渐少了，片刻的休息时间里，海宝心里不断地重复着这几句话。

海宝刚进入高中，爸爸就对他：“你争取去北京上大学，那我就有理由去北京旅游了。”爸爸心里有个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梦想，但因为忙着攒钱给海宝读书，一直未能成行。海宝读高三的时候，爸爸从工地高处摔下来，伤到了脚，公司安排他当保安。他对海宝说：“不影响我去北京，但能不能去，取决于你是否在北京读大学。”

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去北京读大学的念头萦绕在海宝的脑海。

“我一定带你去北京！”念头突然脱口而出，海宝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一个端盘子的姑娘戏谑说：“大学生，你是在对我说吗？”海宝尴尬地笑了笑。

一个额头有刺青的男人嚷着要一个女服务员陪喝酒，被拒绝后拉着她的手不放，女服务员吓得哭了。海宝过去，拉开男人的手说：“兄弟，你喝多了。”男人瞪眼说：“谁是你兄弟？”女服务员离开后，海宝转身离开。男人突然抓起啤酒瓶，向海宝的后脑勺砸来。旁人惊叫，海宝还来不及反应，一个身影飞奔而来，夺下啤酒瓶。男人又抓起啤酒瓶，砸向这人。只见这人一侧身，然后一

招漂亮的擒拿术瞬间就制伏了找茬的男人。周围响起了掌声及叫好声。

“爸？”海宝呆住了。这人身穿保安服，双手死命地摁着刺青男，得意地对海宝说：“你老爸疯了，但当年在部队的身手还没有荒废。”

警察过来把刺青男带走了。烧烤店的老板对海宝的爸爸说：“大叔，祝贺你啊，海宝考上了全省最好的985大学，放在全国也是顶呱呱的，我和几个兄弟已经决定请他给孩子做家教。”

爸爸问海宝：“得录取通知了？”海宝说：“今天上网查询才知道。”

“不是北京的？”爸爸有些失落，不过很快就安慰海宝：“努力就行了，考上就好。”

老板说：“大叔啊，这分数完全可以去北京，只不过因为你在省城……”

海宝打断老板的话，问爸爸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爸爸说：“下班了，无聊，出来走走，恰巧路过这里。”

海宝的心尖颤了颤。爸爸“恰巧路过”了多少次？

老板让海宝提前下班，父子俩走在大街上。爸爸问：“烧烤店每晚都那么热闹，烤肉就那么好吃吗？”海宝说：“你在这等等，我回一下烧烤店。”

海宝急匆匆地从烧烤店返回，手里拿着几串烤肉，远远看见爸爸，他放慢了脚步。爸爸静静地蹲在路灯下，如一座雕像。这座雕像从乡下来到城里，完成了使命，依然是一座孤寂的雕像，身处喧嚣和繁华，却从未曾拥有喧嚣和繁华。

爸爸边吃烤肉边赞叹味道好，他问海宝：“你小时候馋，有一次偷割一小块腊肉丢进火盆烤来吃，还记得吗？”海宝说：“记得，你骂得好凶。”父亲说：“我小时候也做过，被你爷爷揍了一顿。”

海宝说：“这点我继承你倒是继承得彻底。”爸爸哈哈大笑，说：“父子嘛。”笑着笑着，竟然笑出了泪花。

诚实让人生路越走越宽

莫庆雅

高考，1978年我也曾经历过。那次经历，刻骨铭心，使我永生难忘。

1978年，是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，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复习，我满怀信心地走进了考场。经过两天的努力拼搏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的成绩达到了录取分数线，而且分数不低，我们大队考生有11人过线，我名列第一。我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心里那个高兴劲，无法形容。

分数公布几天后，县招生办公室通知过线的考生去体检，体检合格后，我们领到了政审表。招生办的一位老师给我们讲解填表注意事项，他说，填表要如实填报，不得隐瞒，特别是婚姻状况一栏，已婚或未婚要如实填写，因为已婚考生中专学校是不录取的。当我听到这句话，火热的瞬间降到了冰点，因为我已经结婚了。我的分数在中专线虽然很高，但距离大专又还差一点。

我把政审表塞进那个印有“为人民服务”字样的挂包里，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县招生办。

那时，审核考生政审表的是大队和公社招生办。只要大队盖了章，公社招生办99%都通过。大队这一关容易过，因为我是大队会计，四个大队干部属我文化最高，写什么材料非我莫属，公章都是我保管。在政审表填上“未婚”两字，公章一盖谁也不知道。可是，拿政审表回家两天了，我迟迟没敢下笔。我实在怕呀，我怕填上“未婚”，录取之后若有人举报，被学校开除学籍，遣送回家，到那时就惨了。放弃吗？分数那么高又舍不得，我陷

入矛盾的漩涡中不能自拔。

第四天，县招生办突然打来电话，问我为什么填表那么慢，面对上级我只好道出了原委。他们感到很可惜，说是因为我的分数高才打来电话询问。最后，他们说：“你的分数接近大专，帮你报个大专备考生吧。”我答应了。政审表虽然交上去了，但我估计没有希望，或许那是领导对我的安慰。

等到录取阶段，比我分数低的同学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他们兴高采烈，奔走相告，而我沉浸在痛苦中。同事问我，你的分数高为什么没录取你？我说在县招生办的催促下，我如实填报了已婚情况，所以没得录取。

后来，公社副书记莫崇鲜听闻此事，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诚实做事是对的，你文化功底好，以后有招工指标，我推荐你去当干部。”到了1979年，真的开始招工了，全县共招工120人，由于我材料写得不好，被安排在市农委工作。1983年，农牧渔业部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（现河北师范学院）面向全国农业干部招生，我积极报名参加考试，全区80多名干部应考，录取12人，我是柳州地区唯一被录取的。我终于圆了大学梦，跨长江过黄河到北京读书了。

毕业后，经过不懈努力，我顺利走上了领导岗位，二十多年风雨兼程，虽然未能干出轰轰烈烈的政绩，但也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。回顾漫漫人生路，我觉得，诚实是走好人生路程的最好起点。

星光不问赶路人

原连辉

“大学生”这三个字，在我年少的那个时代，代表着“天之骄子”。因此，从懂事起，我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考上大学。

然而，命运捉弄人。中考时，我考上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被人们视若珍宝的中专，在乡里乡亲赞叹不已和亲朋们期盼的目光中，我走进了中专学校。

因为没上过高中，我一度以为自己此生再无机会走进高考考场。2001年4月3日，国家教育部公布了高考改革新举措，高考取消考生未婚、年龄不超过25岁的限制，首次允许25周岁以上的考生报名参加高考。我大约在2001年底才得知这个消息，那个尘封已久的大学梦，又渐渐鲜活起来。

无巧不成书，2002年，已经参加工作四年的我，在单位机构改革中成为“分流待岗”的对象。待岗后，因年轻，二十多岁的我毫不沮丧。衣食无忧又诸事不顺的我，突然想起自己的“大学梦”。想到这个儿时梦想，我心里激动得泛泛阵阵涟漪，像感受到了某种天外神力的召唤。难道是上天有意要弥补我不能走进高考考场的遗憾，否则，为什么一切都是如此巧合呢？

想干就干，我拿起了妹妹的高中课本和习题，在家人不解的目光中，为备战2003年的高考忙碌起来。因为在一年左右时间要全部自学完高中课程，我必须惜时如金，日夜兼程地在备考里拼杀。

读初中时，我是以数理化见长，但是用一年的时间来备战高考，若选步步为营又难度较大的数理化来专攻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。因此，我毫不犹豫地选了较好把握的文科综合。恰巧，妹妹学的是文科，留下来的资料可以全部派上用场。

但纵然是文科，也少不了要学高中数学。最难啃的还不是数学，而是丢弃多年的英语，因久不接触，我当时的英语水平别说应试高考，就是应付中考也成了极大问题。因此，备战高考的第一大敌，无疑就是英语。此后，我自学高中的5门课程里，其实有三分之一或近半的时间和精力，都是耗费在枯燥的英语学习上。从记单词、读句子到看课文，都离不开字典的帮助，经常一篇简单的英语课文，被备注得密密麻麻的。妹妹放假回来看见，说一看这备注就知道是很用功的人。因为总体时间不够，我的数学也学得很吃力，尤其是几何部分的求证，需要耐心想象或画辅助线之类，难以静心投入。对此，我的原则就是难题不碰，尽量拿基本分。剩下的语文、历史、政治三门，因上中专后也一直乐于读书学习，倒觉得还挺亲切。

尽管对各个科目都有点囫圇吞枣，但我非常珍惜学习时间，基本能按进度阅读课本和完成基础习题。每天除了吃饭、睡觉和做饭等简单家务，剩下的时间我全部用来学习，正常熬到凌晨一两点，才走出房门透透气准备休息。此时万籁寂静，我会抽出片刻想想，不知小村外面还有什么人和我一样，为了一个梦想还没入睡，到处都有人为了自己的生活或梦想，不分白天黑夜地奋斗。想到此，我不禁莞尔一笑，不再觉得苦累和荒唐。

家人见我如此下力气“啃书”，也慢慢理解了我。夜里偶有村民从我家边经过，见我的灯光一直亮着，一个身影总是匍匐在台灯下凝神演算，或在小屋里走来走去默念读诵，都忍不住感叹：“看见了么，这就是真正的读书人！”但我却没有精神来理睬他们，甚至不愿有人走近我的小屋，一切的心思、所有的精气神，随着考试时间的临近，全被高考牵系着。

2003年的春天，“非典”来袭，临近高考，车站等公共场所的人群要接受体温检测。同时，那年春天以后，我时不时要承受一些异样目光。尽管教育政策改革后，外面有很多大龄的社会考生，但在我们小县城，这还是新鲜事物，从去教育局报名，到跟随学校里的中学生去体检、领取准考证等，人们都忍不住多看几眼我这个大龄考生。一些好奇心较重的学生前来跟我套近乎，确认我要和他们一样参加高考后，会道出“祝福大哥”之类令人感动的话语。

高考前的一天，我背上厚重的背包，准备赶往县城，刚读高一的小妹因学校要腾出高考场地而放假归来。见我背起背包准备出门的样子，她说了一句：“大哥，感觉你像古代那些要进京赶考的书生！”我自信地回她：“本书生小试牛刀去也。”

那一年，我以完成一件人生大事一般的神圣和从容，走进了高考考场。

燃烧着激情，拼尽了全力，在那个梦寐已久又迟到的考场里，我考取了500多分。然而，因当年高考招生计划的增长比例赶不上考生数的增长比例，文综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水涨船高，我没有考上心心念念的本科院校。

尽管结果不如意，但我没有丝毫后悔备战高考，毕竟，能以无师无友的一年自学之功考取这个成绩，我释怀了。

只要能从容走进高考考场，只要拼尽了全力，那么，硝烟过后，一切都是云淡风轻的美好。

